

论《三国志》和裴注代词词序的变化

邓军¹, 李萍²

(1. 四川大学 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2. 同济大学 文法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与上古汉语相比,《三国志》和裴注中代词宾语的词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宾语的位置上:(1)否定句代词宾语一律后置;(2)疑问句代词宾语虽遵循前置的规则,但已出现了后置的趋势;(3)肯定句代词宾语由于押韵需要而前置,是修辞上的仿古用法。

关键词:三国志;裴注;代词;宾语;词序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3-0067-06

一 引言

汉语是缺乏形态的语言,词序成为表达语义的重要语法手段,许多语法关系要通过词语的组合顺序体现。从历史上看,汉语词序比较稳固,上古到现代并无很大变化。相对而言,上古到中古的变化略为显著,主要表现在宾语的位置上。在先秦汉语里,代词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作宾语以前置为常,入汉以后,呈现出后置的趋势,到南北朝以后,后置的发展已在口语中完成。不过,魏晋作品多摹仿古文,先秦时期的宾语前置结构经常出现在书面语中,但并不代表实际语言的状貌。《三国志》是晋代陈寿所著,以正史的特殊地位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魏晋文献,《三国志注》(简称裴注)是南朝裴松之所撰,以注释的形式征引了丰富的汉魏六朝典籍,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上古向中古过渡时期代词宾语词序的变化。《三国志》和裴注代词在词序上有什么特点?与上古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本文将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选择《三国志》和裴注中的代词作为研究对象,对具有时代特点的问题重点加以探讨,借以考察中古汉语代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差异,先秦以来指示代词“是”作前置宾语等情况不作讨论。由于《三国志》和裴注中语料复杂,时代不统一,须仔细鉴别,区别对待。

1.1 《三国志》的语料鉴别

《三国志》成书于西晋,《魏志》主要取材于三国时魏人王沈受命而撰的《魏书》和鱼豢私撰的《魏略》,《吴志》主要依据吴人韦昭奉命而修的《吴书》,《蜀志》则是陈寿自己所撰,他的前半生正值蜀汉后半期,后半生则在西晋度过,因此,他所撰《三国志》可以看作是当时人撰当朝史。就语料的时代性而言,记言和记事没有明显的不同。当然,《三国志》也有变改之处。如贾谊劝说文帝,引古人之言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耕,或受之寒”(《汉书·食货志》),《吴志·华覈传》改“之”为“其”。这并不影响语料的时代性。对此,方一新(1997)指出,史书的记言部分既已经过作者之手,很难保证原汁原味、毫不走样,难于排除其增删改易乃至再创作的可能性,因此,从原则上讲,仍然应该视同为史书作者年代的语料[1]。我们认为这种鉴别方法是慎重而可行的。不过,《三国志》多处引用了《诗经》、《尚书》、《周易》、《论语》等先秦语料,其中的代

收稿日期:2002-08-26

作者简介:邓军(1968—),男,湖南新邵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李萍(1965—),女,甘肃平凉人,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文化艺术系讲师,文学硕士。

词当在剔除之列[2]。此外,《三国志》中的“原始资料”如诏令、奏疏、诗文等不乏拟古之作,其代词不能反映当时语言的实际状貌,理应区别对待。

1.2 《三国志注》的语料鉴别

《三国志注》是南朝宋裴松之所著,成书于元嘉六年(429)。裴注所用文献数量宏富,时间跨度大,而且不少语料本身就存在着编著者语言与所叙史事语言之间的时代差异。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为保证语料时代的一致,我们采用下列三种作法。一是排除先秦两汉语料。据伍野春(1998)统计,裴注中所引文献共229种,2066则^①,先秦两汉语料共42种,如《尚书》、《诗经》、《礼记》、《汉书》、《史记》等,其余187种魏晋六朝语料是我们考察的对象。二是作者时代不详,但记述魏晋时代人和事的语料仅供参考,如《献帝传》等。三是拟古文言中的代词区别对待。

二 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的词序

《三国志》和裴注中构成否定句的否定词有“不”、“未”、“莫”、“非”、“无”、“弗”六个,充当宾语的代词是“我”、“吾”、“汝”、“之”、“此”五个,共出现137次,有下列两种词序。

2.1 代词宾语前置。共57次,约占其总数的38%。有以下四种类型。

2.1.1 “否定词+代+动”式。如:

(夏侯)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魏志·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

(孙)权爱其才,弗之责也。(《吴志·胡综传》)

2.1.2 “否定词+代+助动+动”式。助动词有“敢”、“能”、“肯”。如:

郡举有道,(孔)融书喻(郗)原曰:“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顾,谓之君子,固如此乎!”(《魏志·郗原传》注引《郗原别传》)

(陈)群上疏曰:“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魏志·陈群传》)

至于远近之人,先后之宜,犹或缅焉,未之能详。(《吴志·步骘传》)

2.1.3 “否定词+代+副+动”式。副词为“或”。如:

(孙)策使张紘为书曰:“今天下非患于幼主,未见受命之应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号,未之或有。”(《吴志·孙资传》注引西晋张勃《吴录》)

2.1.4 “不+动₁+名+之+代+动₂”式。先秦罕见。如:

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受器,不患权之我逼。(《吴志·三嗣主传》注引西晋陆机《辨亡论》)

2.2 代词宾语后置。共93次,约占其总数的63%。如:

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邪!”(《魏志·武帝纪》)

(恭王)褒闻之,大惊惧,责让文学曰:“且如有善,何患不闻,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魏志·武文世王公·中山恭王褒传》)

是时,太祖军淳于,闻而叹曰:“(昌)降而不诣吾而归禁,岂非命邪?”(《魏志·于禁传》)

《三国志》和裴注中代词在否定句中作宾语的情况见下表:

表一

频 率 序 代 词	前 置						后 置					
	不	未	莫	非	无	弗	不	未	莫	非	无	弗
我	5		1				2			1		
吾	2						2					

汝						11					
之		34	15			1	62	6	7		1
此							1				
合计	7	34	16			1	78	6	7	1	1
百分比	38%						62%				

关于上古汉语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的位置,《马氏文通》说:“惟外动字加弗辞,或起词为‘莫’、‘无’诸泛指代字,其止词如为代字者,皆先动字。”[3]《实字》此实为先秦语法之通例。但先秦古籍中否定句代词宾语的位置并不十分严格,郭锡良、唐作藩等编《古代汉语》认为:“从先秦时代起,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就已经开始从前置向后置发展,因此出现两种情况并存的现象。秦以后这种发展实际上已完成。……可以这样认为,汉以后的文章中,否定句代词宾语后置是反映了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4](284—285页)根据孙良明对汉代注疏的考察,否定句里的代语作宾语,原文前置的,注文皆后置,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的句式在汉代就从口语中消失了[5]。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三国志》和裴注中的代词在否定句中作宾语,前置虽占有一定比例,但由于出现在书、文、疏等文言中,只是书面上的仿古用法,实际上,后置已成一统之势。

三 疑问代词作宾语的词序

《三国志》和裴注中充当疑问句宾语的代词有“谁”、“孰”、“何”、“曷”、“胡”、“奚”、“安”、“焉”和“所”9个,使用233次,其中作受事宾语203次,介词宾语30次。词序有下列两种情况。

3.1 代词宾语前置。共213次,约占其总数的87%,基本上遵循前置的规则。

3.1.1 作受事宾语前置。共192次,约占其总数的95%。如:

- (马超)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魏志·许褚传》)
- (杨)阜还,关有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魏志·杨阜传》)
- 景王谓(王)肃曰:“安国宁主,其术焉在?”(《魏志·王肃传》)
- 其后太祖问裴曰:“文侯、印绶所在?”(《魏志·曹爽传》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
- (孙)权知其意,执(鲁)肃手曰:“卿欲何言?”(《吴志·鲁肃传》)

3.1.2 作介宾前置。共21次,约占其总数的70%。如:

- 公曰:“吾被皇太后微,未知所为!”(《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传》)
- (孙)坚慨然叹曰:“逆贼而垂破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吴志·孙坚传》注引西晋张勃《吴录》)

3.2 代词宾语后置。共20次,约占其总数的13%。

3.2.1 作受事宾语后置。只有代词“谁”,共11次,约占其总数的55%。如:

- 大理钟繇诘(毛)玠曰:“时以语谁?见答云何?”(《魏志·毛玠传》)
- 共定天下,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吴志·吴主传》)

3.2.2 作介词宾语后置。共9次,约占其总数的45%。如:

- 及(徐)原死,(吕)岱哭之甚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吴志·吕岱传》)
- (孙)策曰:“子义舍我,当复与谁?”(《吴志·太史慈传》)

疑问代词作宾语的情况可总结如下表:

表二

频 率 序 代词	受事宾语		介词宾语	
	前置	后置	前置	后置

谁	5	11	5	6
孰	1			
何	161		2	3
曷	3		8	
胡			3	
奚	1		1	
安	8			
焉	8			
所	5		2	
合计	192	11	21	9
百分比	95%	5%	70%	30%

关于上古汉语里疑问代词作宾语的位置,据管燮初(1981)研究,前置的句式在西周金文中尚未出现[6]。王大年(1994)认为,《尚书·皋陶谟》是这类句式见于书面语的源头[7]。《诗经》之后,此类句式更为普遍。到汉代,“孰”、“曷”、“胡”、“奚”、“焉”、“恶”、“安”在口语中开始消失[8],汉以后的书面语中沿用这种句式,显然属于仿古用法。从表二来看,“孰”、“曷”、“胡”、“奚”、“焉”、“安”在《三国志》和裴注中仍用作前置宾语,不过是古语在书面语中的残留。关于“孰”作宾语,王力《汉语史稿》持否定态度[9],不过,《三国志》中出现了一例(见上文)。“谁”作宾语有前置和后置两种情况,前置约占37%,均用于“哀辞”、“诏”、“书”等文言中,属拟古用法,实际上,“谁”作宾语已经完全后置了。另据俞理明(1993)对汉魏六朝佛经的研究,“谁”作宾语位置已确定在动词或介词之后[10],这表明汉魏以来,“谁”作宾语已以后置为常了。“何”仍遵循上古规则,以在动词前作宾语为常。“所”产生于汉末,魏晋用例渐多,《三国志》和裴注中均后置。

四 肯定句中代词作宾语的词序

关于上古汉语肯定句中代词作宾语的词序问题,张世禄、严修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指出:“不但否定句的代词宾语是逐渐后移的,即使肯定句,代词宾语的位置也是逐渐后移的;不过肯定句中的这个演变过程在上古时代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在上古典籍中只有很少前置的例证。”[11]《三国志》和裴注中肯定句代词作宾语一般是后置的,不过,也出现了前置的现象,有下列两种情形。

4.1 在诗文中由于押韵的需要而前置。共8次。如:

迫关防之我婴,冀神明之我听。(《魏志·文帝纪》注引《郾城侯曹植诗》)

济济隼义,我弼我辅。(《魏志·陈思王植传》)

国有典刑,我削我紕,将寘于理,元兇是率。(同上)

明明天子,时笃同类,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违彼执宪,哀予小子。(同上)

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曹植诗》)

经我们考察,上述句子出现在四言、五言和六言诗文中,句式结构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可见,这不是实际语言的真实反映,是仿用上古汉语的遗迹。

4.2 指示代词“此”、“斯”在“……之谓”结构中作前置宾语。共3次,都是仿古用法。如:

《传》曰:“楚则失之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其此之谓欤!”(《魏志·任城陈萧王传》)

季龙乃叹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岂此之谓乎!”(《魏志·管辂传》注引三国魏管辰《管辂别传》)

孙盛曰:“《诗》云:‘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斯之谓乎!”(《魏志·陈群传》)

五 结语

与上古汉语相比,《三国志》和裴注中代词作宾语的位置既有承用,又有发展,而且内部各自的发展速度是不均衡的:(1)否定句代词作宾语已一律后置,部分前置现象是书面语中古语的残留;(2)疑问代词作宾语虽遵循前置的规则,但已出现了后置的端倪,尤其是“谁”作宾语已位于动词和介词之后了;(3)肯定句中代词作宾语,词序与现代汉语一致,部分代词由于诗文押韵需要而后置是仿古用法。之所以会出现宾语前置的情况,一则由于《三国志》出自史家笔下,有着正史语言的典雅规范,与当时口语有一定距离;二则魏晋仿古成风,裴注所征引的作品不乏拟古之作。这正反映了汉语转型时期代词作宾语位置的变化。

注释:

①被剔除文献及代词频率分布见下表:

频 率 项 目	文 献	易	尚 书	诗 经	春 秋	论 语	孟 子	管 子	吕 氏 春 秋	国 语	战 国 策	史 记	汉 书	新 序	说 苑	献 帝 纪	神 异 经	明 堂 论	文 王 世 子	郑 玄 注	英 雄 记	合 计	
		人 称 代 词	我		4	7	2	2			1							1					7
吾				1		9						1		2	4								17
余									1														1
予			2	1		1	1																5
汝			4	1																			5
尔			1	3		1											1				3	8	
之	4		1	3	4	12			2	3	2		2	5	4	4						35	78
厥	1		1			6						1		1	4							3	17
其	1		1			6						1		1	4							4	18
身							1		2	1													4
人						4																1	5
他																					2	2	
指 示 代 词	此	1		2		1		1						2		1				1	2	11	
	斯			1		1																	2
	是															1							1
	之			1																			1
	然					1																2	3
各																			1			1	
疑 问 代 词	何			1		1						1										2	5

参考文献:

[1]方一新. 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M]. 合肥:黄山书社,1997.
 [2]杨耀坤,伍野春. 陈寿、裴松之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章锡琛. 马氏文通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4]郭锡良,唐作藩,等. 古代汉语(上)[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5]孙良明. 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6] 管燮初. 西周金文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7] 王大年. 尚书中的宾语前置句式[J]. 古汉语研究, 1994, (1).
[8] 贝罗贝, 吴福祥. 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J]. 中国语文, 2000, (4).
[9] 王力. 汉语史稿(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0] 俞理明. 佛经文献语言[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11] 张世禄, 严修. 古代汉语[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

On Word Order Change of Pronoun Object in *San Guo Zhi* and Its Pei Noted Edition

DENG Jun, LI Ping

(Chinese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Department of Law and humanit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ancient Chinese, the word order change of pronoun object in *San Guo Zhi* and its Pei noted edition is mainly the position of the object; 1) the pronoun object is post-positioned in the negative sentence; 2) it shows a tendency of post-position in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although it still follows the rule of pre-position; and 3) it is post-positioned in the affirmative sentence because of the need of rhyme, which is in the style of ancients.

Key words: *San Guo Zhi*; Pei Notation; pronoun; object; word order

[责任编辑:唐 普]